



梦的解析



(奥) 弗洛伊德◎著
李宁◎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梦的解析

(奥) 弗洛伊德◎著 李宁◎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解析 /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李宁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609-8585-5

I. 梦… II. ①弗… ②李… III. 梦—精神分析 IV. 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0672号

梦的解析

(奥) 弗洛伊德 著 李宁 译

责任编辑: 石 薇

封面设计: 黑米粒工作室

责任校对: 孙 倩

责任监印: 张正林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010) 84533149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6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2.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1
第一节 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	5
第二节 梦的材料——梦中的记忆	8
第三节 梦的刺激和来源	15
第四节 梦在醒后为什么被遗忘	29
第五节 梦的显著心理特征	32
第六节 梦中的道德意识	43
第七节 梦的理论及其功能	50
第八节 梦和精神疾病的关系	58
第二章 梦的解析的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65
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达成	85
第四章 梦的变形	95
第五章 梦的材料和来源	117
第一节 梦中最近的和无关紧要的内容	118
第二节 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年期材料	135
第三节 梦的躯体来源	158
第四节 典型梦	173
第六章 梦的加工	199
第一节 压缩作用	200
第二节 移位作用	219
第三节 梦的呈现手段	222

I 梦的解析

第四节	表现力的考虑	243
第五节	梦中通过象征进行的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	249
第六节	一些例子——梦中的计算和发言	287
第七节	荒谬的梦——梦中的智力活动	302
第八节	梦中的情感	326
第九节	润饰作用	346
第七章	梦的过程的心理学	361
第一节	梦的遗忘	363
第二节	回归作用	378
第三节	欲望的达成	389
第四节	梦的觉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404
第五节	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压抑	414
第六节	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428
后记		437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①

① [第二至第七版中增注]直到本书第一版(1900)之前。[脚注中方括号为译者补注,未加方括号为弗洛伊德原注释。]

I 梦的解析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证明，存在一种心理学技术可以解释梦境，并且，如果采用该程序，每一个梦境本身都可被揭示为一个心理结构。这个心理结构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可以被嵌入到一个清醒的生命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中某个指定的点。我将进一步致力于澄清这些过程，从而揭示梦之所以奇特晦涩的原因，并且从这些过程出发，推演出各种梦之所以同时发生的原因，以及互相对立的心理力量的本质。在此之后，我的描述将会暂时停止，因为梦的问题已经融为一个更为综合性的问题的一部分。因此，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包含另一种材料的基础之上。

对于先前的作者，他们关于梦的著作，以及梦在当代科学中的地位的问题，我将进行一个序言式的评论。因为在我讨论的过程中，我不可能经常有机会再回到这些话题上来。尽管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努力，可是对于梦的科学理解仍然裹足不前——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文献的普遍承认，也就没有必要引用文献论证的必要了。本书的末尾附有这些作品的索引，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许多与主题相关的、令人兴奋的观察和有趣的材料，但是他们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触及梦的本质，或者为梦的谜团提供什么最终的解决方案。当然，对于受过教育的外行人来说，这方面的知识就更少了。

或许有人会问^①，在史前时代，原始人类对于梦是什么态度？梦对于他们有关世界的和灵魂的概念的形成有什么影响？这个主题非常有趣，但在这一点上我不准备加以讨论，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向读者推荐约翰·卢波克爵士、赫伯特·斯宾塞、E. B. 泰勒以及其他人的标准著作，它们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只是我要补充一点，在我们能够解决梦的解析这一问题之前，还很难欣赏这些广泛的问题和推测。

有关梦的史前观点，在传统古典时期^②对于梦的态度中，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反映。他们认为，梦与他们所信仰的超越人类的世界相联系，是上帝与魔鬼的启示，这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梦对于做梦的人，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预测未来。梦的内容留给人的印象千奇百怪，这给确定梦的含义造成了困难。因此，有必要根据梦的重要性和可信性加以分类。古代某些哲学家，对于梦所采取的立场，很自然地依赖于他们对一般的占卜所持有的态度。

① [本段和下一段于 1914 年增写。]

② [1914 年增注] 以下的论述根据的是毕克森叔茨 (Buchsenschutz) 的学术研究 (1868)。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本有关梦的作品中，梦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题。这两本著作的观点是，梦不是上帝的指引，也没有神性。但是，梦是“恶魔的”，因为自然是“恶魔的”而不是“神性的”。也就是说，梦不是超自然力量的显示，而是遵从着人类精神的法则，尽管后者确实与神性相关。梦被定义为，睡觉的人在他睡觉的时候的心理活动^①。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梦的生活的某些特征，例如，他知道在睡眠时，对于微小的刺激，梦有放大的效果。“人们认为，他们正走在火上，极端灼热，而此时只是在某些部位有微弱的热量。”^②于是，他由此作出推论，当人的某些身体部位发生变化时，梦可以把醒着时观察不到的这些变化作为信号，很好地透露给医生^③。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我们知道，古代人并没有把梦作为梦的心智的产物，而是作为某个具有神性的中介物。并且，我们将发现，在每一段历史时期，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对于梦的生活的态度都有影响。一种观点认为，梦是真实的和有价值的，可以警告梦者，预言未来；另一种观点认为，梦是虚假的和无价值的，会使人误入歧途，直至毁灭。

格鲁佩^④（1906）根据麦克罗比乌斯和（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的一种分类，援引其原文说：“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认为是受到了过去和现在的影响，但是对于未来并不重要。”它包括失眠症，直接反映了一种给定的观点或者观点的对立面——饥饿或者满足——也包括梦魇。他奇特地扩展

① [《梦的预言》卷二（英译本，1935，377）和《论梦》卷三（英译本，1935，365）——在第一版中，本段说：“似乎第一本将梦作为心理研究主题的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梦及其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恶魔的’，而不是‘神性的’性质。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才算译得正确，这个区别实有其重大意义。”下一段的结尾句子说：“由于我的知识的缺乏以及没有别人帮助，我不能更深入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论著。”这些段落在1914年变更为现在的形式，而在（全集）卷三（1925）第四页有一注指出，亚里士多德有关本题材的著作不是一本，而是两本。]

② [《梦的预言》卷一（英译本，1935，375）。]

③ [1914年增注] 在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名著《古代医学》卷十（英译本，1923，31）中，他谈到了梦与疾病的关系，又见里奇曼卷四，88页，散见各处（英译本，1931，425，等等）。

④ [本段于1911年增写，作为脚注，1914年列入正文。]

I 梦的解析

了给定的观点——也包括噩梦或梦魇。相反，另一类梦决定了未来。它包括：（1）梦中直接接受的预言；（2）对于未来事件的预知；（3）需要解释的、有象征意义的梦。这个理论持续了许多世纪。

梦^①的价值的变化，与对它们的解释息息相关。一般来说，人们都期望从梦中得到重要的结论。但并不是所有的梦都可以被理解，因此就不可能知道一个特定的、不明所以的梦，到底是不是预示着什么重要的意义。这刺激人们试图将那些特殊难懂的梦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具有重要内容的信息。古代后期，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认为是释梦者中最伟大的权威，并且，他遗留下来的内容翔实的著作《详梦》，完全可以替代其他相关的著作^②。

前科学时期，古代人们关于梦的观点，与他们对宇宙的普遍看法必然是完全相符的。这导致他们把梦投射到外部世界，尽管他们作为实体，只可能认识到自己内心中所存在的事物。此外，他们关于梦的观点，只考虑了早上醒来后残留在大脑中的主要印象：一些奇怪的，来源于另一个世界的，并且与大脑中的其他事物相矛盾的印象。顺便提一下，如果认为关于梦起源于超自然力量的观点在当代已经找不到支持者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虔诚的神秘主义作家，只要他们没有被科学的解释说服，就仍然会完全支持那种在广大的科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占支配地位的超自然学说。但是除了他们，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头脑清醒的、没有任何奇思妙想的人。他们只是用梦象具有的难以解释的特征，通过信仰和超自然精神力量活动的存在性，去寻求对于他们宗教的支持（参见哈夫纳，1887）。某些哲学流派（例如谢林^③的追随者），对于梦生

① [本段于1914年增写。]

② [1914年增注] 关于梦的解析的发展史，中世纪以后可见狄甫根（1914）、法尔斯特尔（1910 和1911）和哥特哈德（1912）等人的论文集。研究犹太人中梦的解析的有阿尔莫利（1948）、阿姆拉姆（1901）和洛温格尔（1908）。最近论述精神分析的成果的有劳埃尔（1913），详尽叙述了阿拉伯人的梦的解析的有德里克斯耳（1909）、施瓦尔茨（1913）和传教士芬克狄基（1913），研究日本人的梦的解析的有米鲁拉（1906）和伊瓦亚（1902），讨论中国人的梦的解析的有赛克尔（1909—1910），研究印度人的梦的解析有涅格列恩（1912）。

③ [他是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的主要倡导者，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流行弗洛伊德经常提到梦的超自然意义的问题。见弗洛伊德1922a（第三部分）和1933a（第三十讲）。在弗洛伊德1941c（1899）中，他讨论了一个所谓预言性的梦，作为这本著作的附录。]

活具有高度评价，这毫无争议是古代关于梦具有神性的观点的回音。关于梦是否具有预示性，是否具有能够揭示未来的力量，这些讨论也从未停止。不管那些持科学观点的思想家如何反对接受这些观点，但是用心理学尝试去解释所搜集到的材料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仍然徒劳无功。

由于文献无法循迹，虽然科学研究梦的问题的历史相当有价值，但很难写出来。后来者的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发现作为基础，所以每个新作者只是从头研究老问题。如果我按照编年体顺序，把所有研究过梦的作者的观点做个总结，那么我就不得不放弃根据现有知识，对现有主题给出一个综合性的全景描述的打算了。因此，我根据主题，而不是根据作者，选择了我的写作框架。并且，每当我提出一个有关梦的问题，我将提供现有材料中对其所拥有的解决方案。

因为文献散见各处，与其他学科相互关联，我的描述不可能涵盖相关问题的所有文献地；所以，只要我在叙述中没有遗漏基本的事实和重要的观点，那就敬请读者们暂且谅解。

不久以前，很多研究梦的作者仍然认为，梦和睡眠必然是同一个主题。照例，他们还要研究一些病理学边缘的类似的现象，一些类梦状态，比如幻觉、想象，等等。然而，最近的著作更偏爱讨论一个限定的主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比如，在梦生活领域的一个单独问题。在这种态度的表达的变化中，我很高兴地发现了一种确定的结论：在梦这种模糊不清的问题中，要想得到一些解释和共同承认的结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详尽的调查。在本书中我所能提供的，也正是这种在性质上以心理学为主的详尽研究。尽管睡眠状态的一两个特征导致了精神器官功能状况的调整，但我很少会谈到睡眠，因为那本质上是生理学的问题。所以，涉及睡眠的文献就不在此考虑了。

对于梦的现象的科学探索，使得我们提出以下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免不了一定程度的重叠，但也可以分组进行讨论。

第一节 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

当一个人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时，会有这样天真的想法，认为即便梦不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但也让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得感谢年老的生理学家布

I 梦的解析

达赫（1838），他对梦的现象所作的详细而敏锐的描述经常被人引用，即表达了这样的确信。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道：“日常生活，有辛勤也有愉快，有痛苦也有快乐，但在梦中，却从不重复。相反，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脱离日常生活。即便当我们心有所虑，悲痛欲绝，竭尽全力去应付难题的时候，一个梦所显示给我们的内容要么是毫不相干的，要么只是很少的一些与现实现象的结合。” I.H.费希特（1864）同样谈到了这些“补足的梦”，并且将其描述为精神自我治愈的一种神秘赐福。^①斯顿培尔（1877）在他享有广泛声誉的名著《论梦的性质和起源》一书中，阐释了类似的看法：“一个人做梦的人，正在离开他清醒意识的世界。”又说（同上）：“在梦中，我们对于有条理的内容的记忆和正常行为一样，都完全丧失了。”他又写道（同上）：“在梦中，心灵几乎没有记忆，而与日常的内容和事情完全割裂。”

然而，大多数的作者对于梦和清醒生活的关系持相反的观点。如哈夫纳（1887）：“首先，梦承载着清醒的生活。我们的梦经常依附于我们新近的意识中的想法。通过精准地观察，我们经常能发现，梦与之前一天的经历紧密相关。”韦安特（1893）则特别反对我之前引用的布达赫的说法：“因为，在大多数的梦中，经常可以观察到，梦实际上将我们带回到现实生活中，而不是远离现实生活。”莫里（1878）也以格言的形式说：“我们的梦实为自身之所见、所说、所欲与所为。”而杰森在他的《论心理学》（1855，530）一书中相当明确地写道：“梦的内容，总是多多少少由梦者的个人特质决定的，包括他的年龄、性别、阶级、教育标准和生活习惯方式，也包括他整个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和经历。”

哲学家 J.G.E.马斯在这个问题^②上的描述是最为含糊的（1805）。温特斯坦（1912）援引他的话说，“经验证明，我们梦到最多的是我们热烈的激情所最集中的事物。这表明我们的激情一定对于梦的产生有所影响。有抱负的人梦到了他摘得冠冕（或者想象他是胜利者），或者梦见他一定会获得胜利。恋人则在梦中为他甜蜜的希望所奔忙。所有沉睡在我们内心的肉欲和厌恶，一旦被唤起，我们便会做与这些感觉相联系的想法的梦，或者用这种想法去干预一个已然存在的梦。”

① [这一句是1914年所加。]

② [本段于1914年增写。]

古代也有这种梦的内容依赖于清醒的生活的观点。拉德斯托克（1879）告诉我们，当薛西斯出征雅典之前，许多人劝阻他，但梦一再催促他出征。一位年老、智慧的波斯释梦者阿尔塔巴努斯相当中肯地告诉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卢克莱修的说教诗《物性论》有下面的诗句：无论我们热情追求的是什么，无论往事如何盘踞在我们心头，心灵总是潜心于所追求的对象，而且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中；辩护人寻觅根据，推敲法律；将军则运筹帷幄，投身于战争。

西赛罗（《预言》卷二，140）写的诗与许多年以后莫里的意思完全相同：“白天，思想和行为的残余，在那时的灵魂中，翻腾得特别激烈。”

有关于梦生活和清醒生活的关系的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看起来确实无法解决。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起来希尔德布朗特（1875）对梦的见解。他认为，除非通过一系列（三个）相当矛盾的对比，否则根本不可能描述梦的特征。“要构成第一个对比，”他说，“一方面通过梦与现实生活的完全隔绝与分离，另一方面通过梦与现实生活彼此持续的互相侵犯和互相依赖。梦与清醒生活中所体验到的现实是完全隔绝的，可以说是一种密闭的存在，其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梦让我们脱离现实，除去我们对现实的正常记忆，让我们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人人生剧本之中，而这个剧本和现实全无联系……”希尔德布朗特接着表明，一旦我们睡着了，我们整个的生命及所有的存在形式都消失了，“好像在一个无形的活板门之中”。一个梦者可能梦到航海到圣·海伦娜岛，与作为囚犯的拿破仑达成一笔摩泽尔葡萄酒交易，他受到这位前法兰西皇帝的友好接待，而当他醒来，在这个有趣的幻觉破灭之后，他可能感到很遗憾。希尔德布朗特接着说，但让我们把梦境与现实的情境比较一下。这个梦者从没有卖过酒，也从没想过卖酒。他也从没有航海过。如果他去航海，圣·海伦娜岛恐怕也是最后一个他会选择的地方。他对拿破仑毫无同情之心，相反，他对拿破仑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式的憎恶。并且，最重要的是，拿破仑死的时候，这个梦者还没出生呢；他与拿破仑毫无瓜葛。因此，梦中的经历像是横切进入生命的两个部分之中，使它们彼此得以连续并一致。

希尔德布朗特继续说（同上），然而，看起来与此相反的说法也是同样真实和正确的。不论任何事物，最亲密的关系总是与隔绝和分离同行。我们甚至

可以说，不论梦境呈现出何种景象，梦境中的材料总是取自现实，取自以现实为中心的理智生活……不论梦的结果如何光怪陆离，它们总是不能脱离现实世界。梦最为崇高也最为荒谬的结构的原材料，要么来源于我们亲眼的感知，要么来源于我们清醒的思考——换句话说，梦来源于我们已经体验到的外部或者内部的经历。

第二节 梦的材料——梦中的记忆

组成梦的内容的所有材料，或多或少是从经验中得出的，也就是说，在梦中，这些经历被再现或者重新回忆起来——至少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假设梦和现实之间的这种联系通过比较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那可就要犯错误了。相反，这种联系，在大量的案例之中隐藏得很深，需要我们认真地考量。原因在于，梦的记忆能力非常独特。尽管这种独特性经常被提及，但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因此，进一步去考察这些特征是很值得的。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梦的一部分内容是我们清醒状态的知识和体验中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记得梦到了什么，但是我们不记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或者说何时体验到了这种场景。因此，我们会怀疑梦的来源，并且很容易相信梦有一种所谓的独立生长的能力。然而，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最终会发现，某些新鲜的体验能够让我们回想起在其他事情中曾经丢失的记忆，而同时我们也知道了自己梦的来源是什么。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梦中的所知所感，是我们清醒的时候记不起来的。^①

德尔贝夫（1885）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了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在梦中，他看见自家的院子白雪皑皑，两条小蜥蜴被埋在雪中冻得半死。作为一名动物爱好者，他把两条小蜥蜴捡起来，让它们暖和起来，并且把它们放到原来居住的小石洞中。他还把一些长在墙上的蕨类植物的叶子——据他所知，这种叶子它们很喜欢——给了它们。梦中，他知道这种植物的名字：*Asplenium ruta muralis*。这个梦继续进行着，在梦到其他事情以后，德尔贝夫又梦到了这两条蜥蜴。他很惊讶地发现，另外两条蜥蜴正在忙着吃残留的叶子。他于是

① [1914年增注] 瓦歇德观察到，在梦中人们讲外语的时候，比在清醒时更为流利和正确。

四下看了看，发现了第五条、第六条蜥蜴正爬向墙上的小洞，直到整条路都被蜥蜴的队伍所占据，它们都在向一个方向进发……

在德尔贝夫醒来的时候，他只知道不多的几种植物的拉丁文的名称，而其中并没有Asplenium。让他感到吃惊的是，他能确定地知道存在这种名称的蕨类植物。这种植物的正确名称叫做Asplenium ruta muraria，在梦中他的记忆发生了些许偏差。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因此，对于德尔贝夫来说，他是怎么知道“Asplenium”这个名称的，这仍然是个谜。

这个梦发生在1862年。16年后，当这位哲学家访问他的一个朋友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小本花卉标本集。在瑞士的某些地方，这个标本集被作为纪念品卖给外国人。德尔贝夫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打开这本植物标本集，发现梦中的Asplenium赫然在列，而他亲手写的拉丁文的名字就在它的下面。现在，事情就清楚了。在1860年的时候（在他梦到蜥蜴的两年前），他的这个朋友的妹妹在蜜月期间拜访了德尔贝夫。她随身携带了那本标本集，准备作为礼物带给他哥哥。而德尔贝夫在一个植物学家的指导下，不胜其烦地在每个植物标本下面写下了它们的拉丁名称。

这个梦特别有价值之处在于，德尔贝夫很幸运地追踪到了梦的另一部分是如何被遗忘的。1877年的一天，他碰巧看到一本附有插图的旧期刊，发现其中有整整一个队列的蜥蜴，而这正是他在1862年梦到的。这本期刊的出版日期是1861年，德尔贝夫想起来，从第一期开始，他曾经就是这本期刊的订户。

梦拥有它们自己支配的记忆，而这个记忆却是清醒的时候无法触及的。这个事实非常显著并且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我举几个“记忆增强”的例子，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关注。莫里（1878）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Mussidum”这个词白天总是不停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除了知道它是法国一个小镇的名字以外，他对此一无所知。一天晚上，他梦到他正和一个自称来自Mussidan的人交谈。当这个人被问到Mussidan到底在哪儿时，他回答说它是法国多尔多涅行政区的一个小城镇。当莫里醒来的时候，他不大相信梦中的这个信息，便查了地名词典，然而，完全正确。在这个案例中，梦中超常的知识被证实了，但这个知识来源何处却被遗忘了，直到最后也没有被发现。

杰森（1885）报告了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非常相似的事件。我们在此

I 梦的解析

提到的梦是老斯卡利格尔（亨宁斯引证，1784）的，他曾写了一首赞美维罗纳名人的诗。一个自称布鲁罗勒斯的人出现在他的梦中，向他抱怨自己被忽略了。尽管斯卡利格尔记不起这个人，他仍然为他写了几首诗。他的儿子后来知道，维罗纳确实有一个叫布鲁罗勒斯的人，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评论家。

瓦歇德（1911）曾援引圣丹尼斯的赫维（1867）^①，记叙了一个记忆增强的梦。这个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紧接着另一个梦，完成了之前没有辨别出的记忆的认知过程。“我曾经梦到一位年轻的金发女性，看到她正一边和我的妹妹交谈，一边展示她的刺绣。梦中她看起来很面熟，我想我之前肯定在哪儿见过她。后来我醒了，我仍然清晰地记着她的容貌，但是完全想不起来她是谁。我接着睡觉，梦中的场景又出现了……但是在第二次做梦的时候，我和这位金发女性说话了，问她我是否曾经有幸在哪儿见过她。她回答说：‘当然。难道你不记得伯尼克海滨了吗？’我立刻醒了过来，于是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与梦中的迷人场景有联系的所有细节。”

同一作者（同上）（仍为瓦歇德所引证，同上）谈及他熟悉的一位音乐家曾经在梦中听到一段似乎完全陌生的旋律。直到好几年以后，他才在一本旧乐曲收藏册中发现这段旋律，尽管他仍然想不起来他是否曾经看过这本册子。

我了解到麦尔斯（1892）在《心灵研究会记录汇编》中，曾经发表了他所收集的记忆增强的梦，但不幸的是我没有得到这些资料。

我相信，那些致力于研究梦的学者，肯定都能很轻松地发现，梦中所能够拥有的知识和回忆，清醒的时候却不曾意识到。在我对神经质的病人的精神分析（之后再说）过程中，一个星期会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向病人证明，他们对梦中出现的，自己梦中也使用的引用语、脏话等等，是非常熟悉的，尽管他们在醒的时候已经忘了它们。我还要举一个梦中记忆增强的例子，因为从这个例子很轻易地能看出，那些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的知识的来源。

我的一个病人在一段相当长的梦中，梦见他在一家咖啡馆点了一个“Kontusz ówka”。告诉我这些后，他问我“Kontusz ówka”是什么，因为他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我回答他说这是一种波兰酒，他不可能杜撰出这个名字，因为从招贴板的广告上，我已经很熟悉这种酒了。一开始，他并不相信

① [本段和下段系1914年所加。]

我，但是做了这个梦的几天后，他去了一家咖啡馆，发现街角的招贴板上有这个名字，而他好几个月来，每天至少要有两次经过这个招贴板。

我从自己^①的梦中发现，一个人是否能发现导致梦产生的那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在我完成本书的几年前，一个设计简单的塔形教堂的景象总是萦绕在我的梦中，而我记不起来何时曾见到过它。后来我忽然认出了这个教堂，十分确信曾经在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上看到过它。当时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后期，而我则是在1886年初次经过那条铁路。后来，当我已经潜心于梦的研究的时候，我厌烦了不时重现在我的梦中的那个特殊地点的景象。在一个与我相关的特定的空间中，在左边我看到了一片黑暗的空间，其中许多奇形怪状的砂岩形象微微闪光。一个我不愿意相信的模糊的记忆是，这是一个熊洞的入口。但是我找不到这个梦境的含义或者它的出处。1907年，我偶然来到帕多亚，自从1895年之后我就一直未能如愿再去那儿。我第一次拜访这个可爱的大学城市时甚感失望，因为我没能看到麦多拉·德尔竞技场教堂中乔托所作的壁画。

因为有人告诉我那天教堂不开放，所以我在半路上就回来了。而12年以后再次造访此地时，我决定一定要弥补这个遗憾，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发前去竞技场教堂。沿着通往教堂的街道，在我左手边的，大概正是我1895年半途而废之处，我发现了那个我经常梦见的地方，其中有许多砂岩形象，那实际上是一个餐厅的入口。

那些再生梦的材料的一个来源——其中的一部分在清醒的时候既不被记住也不被使用——是童年的经历。我将只引用很少的几个曾经注意并且强调这个问题的作者。

希尔德布朗特（1875）：“我已经清楚地表明，梦有时候用一种神奇的再生的力量，将那些悠远甚至被遗忘的早年的经历带回到我们的脑海中。”

斯顿培尔（1877）：“当我们观察到，梦有时是如何使后来深埋在废墟下的早期的童年经历重见天日，那些特殊的地点、事物或者人的景象是那么完整和栩栩如生，这个见解就更加值得注意了。这并不仅限于那些发生时有着深刻印象或者具备很高的精神价值，而后则作为愉快的记忆被清醒的意识所感

① [本段为1909年增写。]

I 梦的解析

受，从而被带入梦境的经历。相反，梦中记忆的深度也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那些人、物、景和事的形象。这些形象既不具备任何精神价值，也一点不形象生动，或者即便它们曾经有过这些特点，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特征也完全消失了，最终无论是在梦中还是清醒的时候，它们都同样的疏离和陌生。”

沃尔克特（1875）：“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是多么容易地可以进入梦中。梦持续地让我们回忆起我们不再想到的和那些我们认为早已经没有价值的事物。”

因为梦自发地从童年获得材料，众所周知，又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记忆的意识能力中模糊不清的部分，这导致了有趣的记忆增强的梦。下面我将再给出几个例子。

莫里（1878）叙述道，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曾经常从他的出生地摩埃出发，去邻近的村子特里波特，在那儿，他的父亲正在监督桥梁的建造。某晚的梦中，他发现自己正在特里波特的乡村街道上玩耍。一个身着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莫里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叫他C，是一个守桥人。莫里醒来后，怀疑梦中记忆的正确性，便去问一位自幼便和他在一起的老女仆，是否记得一个叫C的男人。“怎么不记得呢？”她回答道，“他是你父亲造桥时的守桥人。”

莫里（同上）又举了一个梦例，很好地证明了梦中出现的童年记忆的精确性。这是一位F先生做的梦，他小时候曾经居住在蒙特布里森。在离开那25年以后，他决定重访他的故乡和拜访那些很久没见的家族中的朋友。在他动身的前一晚，他梦到他已经到了蒙特布里森。离城镇不远之处，他遇到了一位他并不认识的先生，他自称为T，是他父亲的朋友。F先生记得小时候他曾认识有这么一个名字的人，但是在他处于清醒状态时，他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几天后他真的到了蒙特布里森，发现了那个梦中他似乎不知晓的地点，并且在那儿遇到了梦中的T先生。然而，这个真实的人要比梦中出现的要老得多。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梦为例，梦中所追溯的不是一种印象而是一种联系。我曾经在梦中梦到一个我认识的家乡的医生。他的容貌不甚清晰，和我中学的一位男教师的面孔相混淆，这位教师有时我还能碰见。当我醒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但当我询问了我的母亲之后，得